

漫

说

从

书

王
听
著

漫说

『三言』『二拍』

失而复得的『三言』、『二拍』

话本小说是近代文学的正宗

小说说『小』

徽商的马妙相与红绣鞋

刘四奶奶的恩怨情

饮食男女的世界

市井人物的文学史

烟粉武侠小说

离节观念

仙侠小说

佛教故事

公案刻骨铭心变迁

文人情爱缠绵春春

杜十娘和她的百宝箱

爱情唇语情诗

话既无才不成书——漫说情书小说

文人情事篇才情



漫说丛书

漫说“三言”“二拍”

王 听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说“三言”“二拍”/王昕著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漫说丛书)
ISBN 7-02-004649-5

I . 漫… II . 王… III . 话本小说－文学研究－
中国－明代 IV .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8376 号

责任编辑:胡文骏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博

漫说“三言”“二拍”

Man Shuo “San Yan” “Er Pai”

王 昕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649-5

定价 13.00 元

编辑说明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除了唐诗、宋词中一些广为流传的篇章外，在当代读者中影响最大的，恐怕还得数小说。小说中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品牌外，读者群较大的还有“三言二拍”、《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与小说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相反，学术界对它们的研究则有一种向繁琐化考证和形而上的理论方向发展的倾向。如何在学者的案头研究与普通读者的大众化阅读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为此，我们设计了这套“漫说丛书”，并在 2000 年推出了第一辑。在第一辑的“编辑缘起”中，我们写下了这么一段近乎绕口令式的文字：

高头讲章，固然容易严密精深；从容漫说，未必不能翻新出奇。漫说不是戏说，漫说并非闲话。漫说可以不拘一格，各尽所长，漫说更能举一反三，深入浅出。于是，我们决定编辑这套漫说丛书，想从一个宽广的视域引导大家来阅读古典名著、了解古代文化。以大家手笔写小品文章，往往更见精彩；由著名学者作自由漫说，或许愈加活泼。学术性是我们的宗旨，趣味性是我们的追求。是之非之，俟诸读者。

漫

说

三

言

二

拍

这套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很快就获得重印，并且还发售了海外版权。于是我们决定继续推出第二辑。同时借第二辑出版之机，对第一辑也作了全面修订和重新设计，每册都配上了精美的插图，使其成为统一的系列，一并奉献给读者。

目录

1	失而复得的“三言”、“二拍”
6	话本小说是近代文学的正宗
9	小说说“小”
17	徽商的乌纱帽与红绣鞋
22	刘四妈的那张嘴
24	饮食男女的世界
24	散发凡俗烟火气的饮食世界
29	虐食者的罪与罚
32	小市民难以承当的激情
37	白娘子的情与义
39	墙头马上与合色鞋儿
	——爱情小说场景的真实度
45	市井婚恋的悲喜剧
50	市井人物的发家史
51	好人好报的施润泽
52	为证明自身价值的义愤
54	小商贩的获利之道
58	为蝇头努力去争
61	发财神话和麻衣相法
63	说掘藏

漫	71	烟粉灵怪小说
说	72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三	74	灵怪小说和词语套路
言	82	贞节观念
二	83	单符郎娶娼的义气
	85	同入洞房或者同归于尽
	90	张生补的什么过
拍	92	贞节敌不过孔方兄
——	95	仙道小说
	101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105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111	《薛录事鱼服证仙》
	113	黛玉葬花的原型
	116	佛教故事
	117	戏说的传统由来已久
	121	因果教诲无处不在
	123	公案题材的变迁
	125	公案小说的优秀之作
	131	市井化了的清官
	132	千里做官只为财
	136	清官装鬼与好歹赖他娘的
	139	猫儿尾拌猫饭 ——谁也打不起的官司
	143	文人的发迹变泰
	145	杜十娘和她的百宝箱
②	153	爱情加馅饼
	153	女性的才干

157	名妓的收入	目
161	话说无巧不成书	
	——漫说情节小说	
166	文人轶事露才情	
166	说话要靠露才情	
168	文人面目的改换	
170	王安石的两副面孔	
175	友谊的主题	
176	书生鬼战荆轲	
179	一顿鸡黍饭	录
183	高山流水	

失而复得的“三言”、“二拍”

明清是小说戏曲的黄金时代。《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还有伟大到有些寂寞的《儒林外史》、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这些个鸿篇巨制虽然在几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同样逃不过被禁毁、谩骂和诅咒的命运，但作为小说，至少它们没有被忘记。而明清最著名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的命运则更为不济。“三言”、“二拍”出版的时候，也曾轰动一时，在市井坊间颇为走俏：“不翼而飞，不胫而走”。畅销的结果是惹得书商纷纷翻刻。不久就有更精明的书商来摘桃子，“想看官之所想”，出了“浓缩精华本”——这就是明末抱瓮老人从近二百篇的作品中选辑了四十篇小说的《今古奇观》。这个本子对“三言”、“二拍”的影响，就像打着振兴京剧的旗号，在舞台上大搞名家名段荟萃的演出一样，须眉生动的一个整体，楞被好事者抠鼻剜眼，重新组合，取而代之。结果《今古奇观》一出，“三言”、“二拍”就黯淡无闻、乏人问津，最终在国内失传了。

到了1918年胡适作《论短篇小说》时，明清白话短篇小说部分论的只是《今古奇观》。1930年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仍说：“‘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就更不要说“二拍”

了。所幸稗官小说一类的书籍在邻国日本、韩国等地得到了较完整的保存。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陆续由我国学者翻拍、影印回来出版。稗官小说历来不是人们珍藏敬惜的对象，加之卷帙浩繁，历经兵火饥荒，留存下来颇为不易。“三言”、“二拍”的失而复得，应该感谢我们的东邻，这是国际文化交流对保存文化遗产的助益，就如同印度学者要写古印度史，不得不依赖法显、玄奘等西去求法者的著作；要研究佛教就要求助于我国对印度佛教典籍的保存一样。

最近的一次重大的海外发现，是1987年在韩国发现明末陆人龙的拟话本集《型世言》。有人说《型世言》的发现将带来人们对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认知和研究格局的改变，由所谓“三言”、“二拍”，变成“三言”、“二拍”、“一型”，这个结论目前看来有些兴奋得过头，《型世言》的规模、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远不及“三言”、“二拍”，否则本书的题目就不是诸位看官见到的样子了。

所谓“三言”，是冯梦龙应书坊主的约请，编辑整理的宋元明三代的话本、拟话本小说集。开始总名为《古今小说》，一百二十篇，分三集，每集四十篇。后来想到些微言大义，要担些教化世人的责任的意思，就将三集分别名之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这也算是地位卑贱的通俗小说自抬身价、重新包装的手段。冯梦龙对所选话本作了较多的删改增饰，其中《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可以确知为其自创的小说。“二拍”则是书坊主看到“三言”畅销之后，力邀另一位在书坊中颇为活跃的文化人——凌濛初，照方抓药，编纂出来的。只是冯梦龙的“三言”几乎把当时能见到的优秀作品一网打尽，凌濛初无奈之下只好另起炉灶，根据《夷坚志》、《太平广记》一类文人笔记和明代的社

会新闻，创作拟话本。

冯梦龙和凌濛初出身背景和生平经历大致相仿，都是功名不得意，笔头极劲健的才子型的文人，而且自家也是开书坊经营图书的。冯梦龙曾极力撺掇书商重价购刻手抄本的《金瓶梅》，不单是发现了该书巨大的文学价值，也是出自坊间人物对市场流行趋势的敏感。冯梦龙和凌濛初一生编著的书几乎算得上著作等身了——戏曲小说、考试指南、整理民间文学等等。当然，成就最大、影响最巨的还是“三言”、“二拍”。

“三言”、“二拍”加起来有 198 篇（名目是二百篇，“二拍”里有一篇重复；一篇是凌濛初的戏曲作品。），拉拉杂杂，卷帙浩繁，人物众多。生活在各个地域、各个朝代的角角落落的人物，喜怒悲欢、生老病死、祈愿纷纷、南腔北调，一片聒噪喧哗。不同于四大奇书、《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的长篇小说，要漫说起来，一时间还真有不知从何说起的踌躇。好在话本小说古来就有所谓“门庭”一说，到了“三言”、“二拍”里，细寻起来还是不脱爱情、公案、佛道神魔、伦理、发迹变泰几大类故事。鲁迅先生曾经把短篇小说比作一座大伽蓝里的“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但却更分明、感受更切实。那宏丽耀目、令人心神飞越的庄严崔嵬，正是由细部的精工雕饰组成的。一滴水可以折射世界，众多的水滴则能聚出那个世界的倒影。所以我们不妨兴致所致，掬起其中耀目的一捧仔细端详。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曾把她的艺术创作比做在“两寸象牙”上“细细地描画”。宋元说话艺人和冯梦龙、凌濛初们虽没有奥斯丁那样的细腻敏感，却也深晓在几千字的篇幅里，翻波涌浪、辗转腾挪之道。

往往是话本里一段生动的对话、几笔贴切的心理摹写，一个精彩的场景，立时使文字生动起来，拉你穿过时空，嗅到铅字背后扑来的鲜腥气味：

女孩儿眉头一纵，计上心来，便叫：“卖水的，你倾一盏甜蜜蜜的糖水来。”那人倾一盏糖水在铜盂儿里，递与那女子。那女子接得在手，才上口一呷，便把那个铜盂儿望空打一丢，便叫：“好，好！你却来暗算我！你道我是兀谁？”那范二听得道：“我且听那女子说。”那女孩儿道：“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做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这范二自思量道：“这言语蹊跷。分明是说与我听。”这卖水的道：“告小娘子，小人怎敢暗算！”女孩儿道：“如何不是暗算我？盏子里有条草。”……对面范二郎道：“他既过话与我，如何我不过去？”随即也叫：“卖水的，倾一盏甜蜜蜜的糖水来。”卖水的便倾一盏糖水在手，递与范二郎。二郎接着盏子，吃一口水，也把盏子望空一丢，大叫起来道：“好，好！你这个人真个要暗算人！你道我是兀谁？我哥哥是樊楼开酒店的，唤做范大郎，我便唤做范二郎，年登一十九岁，未曾吃人暗算。我射得好弩，打得好弹，兼我不曾娶浑家。”卖水的道：“你不是风！是甚意思，说与我知道？指望我与你做媒？你便告到官司，我是卖水，怎敢暗算人！”范二郎道：“你如何不暗算？我的盂儿里，也有一根草叶。”女孩儿听得，心里好欢喜。

这是《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里，一对少男少女一见钟情、言语传情的场景。现代的读者看到这种在大庭广众、众

目睽睽之下，连嚷带吵的恋爱方式想必不太陌生。比如琼瑶女士的“你是风（疯）儿我是砂（傻）儿”式的爱、用高分贝的吵吵嚷嚷言情的什么影视剧。宋元说话艺人似乎比现代同行幽默些。他们明白有趣的场景，不必青筋毕露，使出吃奶的力气嚷嚷，也不必把人物搞成神经兮兮的样子。你看他的闲闲的笔墨，轻松俏皮，让人忍俊不禁。

话本小说是近代文学的正宗

大家都知道短篇小说难写，也不易出名。扳起指头数一数中外写小说的大文豪，有几个不是靠长篇小说流芳百世的？以短篇成名的，清代蒲松龄算一个，外国的有毛姆、欧·亨利等人，远不及长篇小说大家出得多。写小说的人最需要的是精彩的故事和人物，有了这些才会有灵感腾涌的才情，而好的题材并不常有，作家们宁愿把精彩的题材精耕细作、深入开掘成为鸿篇巨制。在他们看来，把一个好“戏核儿”只作成一个短篇简直是可惜。古代白话小说发展的历史与此有相似之处。也是由短篇故事开始经由一代代艺人滚雪球式的累积型创作成了《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小说。

自宋代开始，说话艺术就有几种分类。其中最重要者有小说和讲史两种。凡称小说者就一概是指短篇的，所以名之为“小说”；长篇的则是讲史。两者题材、体例不同，似乎那时勾栏瓦肆的说话艺人中，讲小说的比起讲史的更受欢迎。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说：“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提破就是说破。就像别人变魔术，你在旁边揭秘。这让靠“且听下回分解”一类卖关子

的话来“拿人儿”的讲史艺人很是被动。《梦粱录》里有个讲史的王六大夫，他虽然是“诸史俱通”，“记问渊源甚广”，算是个出色的艺人了，但他最怕的还是“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捏合是编造的意思，小说易成、取巧、简短的特点使它在宋元说话时代特为发达。据谭正璧先生考证，现在能看到的宋元话本小说名目有一百七八十种，能读到的也有九十余种之多，而现存的宋元讲史名目则不超过十种。

宋元说话艺人很喜欢讲妖异鬼怪的故事，其中更细分为灵怪、烟粉、神仙、妖术四种。鸡精、兔怪、骷髅鬼，那渗着血滴的蛮荒恐怖，煞是趣味盎然，此为灵怪；女鬼故事称烟粉；神仙、妖术自不待言。男女恋情更是市井细民耳食口嚼、精神消闲的大宗，自古至今绝无二致，宋代说话人名之为传奇。像《王魁负心》、《莺莺传》、《爱爱词》一类，真是“说重门不掩底相思，谈闺阁难藏底密恨”。直令佳人惨绿愁红，心旌神摇。另有公案故事，专说奇案官司。朴刀、杆棒两类则说草莽间刀枪英雄的故事，有似现在的山东快书之说武二郎。后来大名鼎鼎的水浒英雄，很多都是由说话本小说的无名艺人首创出来的，像《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一类，虽然现已不存，但令人一望而知是后来水浒英雄故事的坯模。那时的话本小说就“捏合”得非常漂亮，因为都是专业的小说艺人，时刻要揣摩好听众的好恶，要不然人家用脚跟投票，转到别家的勾栏里，你就只有喝西北风的份。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有诗一首，单道话本小说艺人的本领：

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恩夫等辈生嗔；

说忠臣负屈啞冤，铁心肠也须下泪；

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
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
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
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
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
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
喳发迹话，使寒士发愤；
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

说话艺术是诉诸听觉的，故事奇、情节巧、带点夸张和脸谱化，为的是生动明快，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起人们的兴趣。艺人很少像后来的凌濛初那样地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地进行道德说教，但论起讲故事的技巧和智慧，他们要比后来的二三流的拟话本小说家出色得多。上世纪初，新文学运动兴起时，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大家都认为《水浒传》的艺术水准高出《三国演义》甚远，侧重的也是白话文学的成就。因为就血缘来说，《水浒传》产生自话本小说，而《三国演义》的前身则是讲史话本。从话本小说发展而来的《水浒传》直接开启了《金瓶梅》、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等作品的创作路径，其功非小。

我们拿“三言”中的宋元话本小说，如《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崔待诏生死冤家》与《水浒传》里脍炙人口的“王婆说风情”、宋江杀阎婆惜这些段落比照，可知两者的承继关系。“三言”里最优秀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等，是从话本小说脱胎而来的拟话本，其成就达到了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艺术的顶峰。所以将话本小说这门艺术看做是古代文学通向近现代文学的路径，亦不为过。

小说说“小”

话本小说有“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的特点。不必面面俱到、场面宏大，而要求情节构思的巧妙；或是不断地用高潮、悬念、巧合，将情节、人物的新奇之处开挖出来；或是把人生的经历际遇高度浓缩，扯去枝枝蔓蔓只把主干和本相显露出来，总之，是把大道理说“小”。只在小民们心智经验的范围之内，去指点品评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大历史。开疆拓土成一代伟业的帝王将相，不过是时来运转发迹变泰的里巷中的无赖；理学大师朱熹昏聩起来连个娼妓也不如；洒脱磊落的苏东坡变成了轻材小慧不知高低的才子，在某些篇目中他又变成踢躑困拘、惊悸颤栗于命运的翻云覆雨之下的平庸士人（《明悟禅师赶五戒》）。小说家对人生有定型的看法和意见，他要写出的是某类人物典型的面目和精神状态，他们普遍的遭际，也就是一种能引起共鸣，或夸张出戏剧效果的共性。所以苏东坡、李白、王安石在这里都被平民化、小说化了。他们跟历史中的人物毫无关系，换了别的名字也毫不妨碍它的艺术效果。你不要指望从小说家言里认识历史人物。不过从另一方面讲，历史在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不同的，小说对历史人物的解读也可以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绝对真实，不必拘于一时一事的可信与否。